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篁墩文集卷五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祭文

南山賜塋填塘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六日癸丑孝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塋垣大門之前舊開有塘一曰近日多聞人言方位非宜謹擇初七日興工填㲺仍

舊作田以供祀事惟神鑒之謹告

代塏姪葬父告先墓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六日癸丑孫子塏敢昭告于先祖考徵士府君先祖妣吳氏孺人墓下曰先考去世於今三年藁殯僧房未得安厝兹者得卜于祖塋之東將以初七日興工開壙伏冀尊靈默加陰祐俾我後嗣永獲依歸惟靈鑒之謹告

亡弟啓殯告先祠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八日辛卯孝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惟二弟敏德殯于南山祠堂歲月兹久近始得卜于水橋干於先塋之東擇以是月九日啓殯安葬不勝哀悼之至伏惟尊靈尚其鑒之謹告

祭亡弟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八日辛卯劣

兄令男壎以牲醴之奠致祭于亡弟故詹事府簿判蘄州事克儉之靈曰嗟嗟吾弟藁殯僧房卜窆三年未有定所今兹獻吉乃近先塋歲晏時良爲君安厝所恨乖蹇久病家居未得躬親撫棺掩土神傷涕隕命也奈何永訣一觴言不能盡嗚呼哀哉尚享

代壋姪啓殯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八日辛卯孤子壋敢昭告于顯考詹事府簿判蘄州事府君曰慟惟

顯考之柩暫寓南山僧舍於今三年每每擇地佳兆難逢今者得于水橋千祖塋東畔向甲負庚敬禱于神一占告吉謹涓是月九日奉啓殯欑就彼安厝以少逭不孝之罪泣血上請惟尊靈鑒之謹告

先祠奉安告文

維弘治三年歳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九日丙辰孝玄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高祖考耆宿處士府君顯高祖妣安人吴氏顯曾

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曽祖妣贈夫人
汪氏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
夫人張氏顯考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贈太子少保襄敏公曰藐孫不肖獲承有家守官弗良
有玷先訓蒙恩寛貸屏退家居上奉慈親下撫孱子終
鮮兄弟孑然一身多病相仍歴時經歳寔寔衛護寔頼
先靈幸保餘年以供祀事載惟門户爰及家庭考古定
方多未恊吉徵諸夢寐衆議攸同謂啓東門厥免悔吝

日者上請厥工告成重念先祠逼近喧雜大懼褻慢負
罪彌深伏見前堂高敞深邃敬涓吉旦如式奉安仰冀
尊慈曲加庇佑憫兹老稚繫孫一人少逭憂虞俾圖不
墜英爽在上鑒此涯誠尚享

改門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十三日庚申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
司門之神曰惟兹吉旦于宅之東開啓大門以便出入

牲醴致奠用告其成永永無虞惟神是賴尚其鑒之謹
告

玄帝告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二月戊申朔三十日丁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
玄天上帝之神曰於惟上帝秉司化原開我生人功德
無量享郊配帝厥有故常惟此陋邦有嚴勝境雲巖之
上帝實臨之實屬而賜宸尊是賴家尸戶祝在禮攸

宜蟣虱小臣遭時乖蹇仰蒙陰佑感激難名兹遇歲除
奉安神御載陳明薦用告微誠尚享

祭臨塘范處士文

惟靈高平之宗臨塘之彦溫恭孝友位重鄉閭宜享遐
齡益綿晚福云胡一疾卧簀經時訃音相傳不勝驚怛
顧予不佞姻好有年多疾相仍末由往弔緘詞致奠用
白其誠靈兮如存歆其來格嗚呼哀哉尚享

祭汪孺人文 大理寺副堅之母

惟靈毓秀名族歸于大家夫君中殞肅肅無譁內外一詞允賢維配有子登庸侃侃廷尉榮膺尚食褒享鸞封名昭慈節壽儗喬松一疾幾時溘焉弗起哀音遠聞傷悼曷已賢郎奔訃遂自京師矧在姻眷執紼攸宜叢萱萎霜寒日在户機杼夜閒杯棬如故敬陳薄奠緬仰令儀靈兮如在尚鑒于斯

祭武昌尹汪璽親家文

惟靈望出忠賢學優庠序擢秀桂宮綽有文譽禮闈

弗偶銓部登榮出宰花縣聿騰政聲豐碩之姿遠大之器駿發有期允顯先系維茲之歲屢接手書吳楚睽隔每歎離居夏秋之交忽聞訃告真贋是疑曷任悲悼嗚呼禍福相倚天意難諶吉人淪謝何善何淫矧在通家情好維密子女聯姻雅非一日昔登公堂酌酒賦詩今拜公像白日寒飈清酤一陳旅肴載設英寃何之幽明永訣

祭常德同守致政李公文 太守廷諒之父

猗嗟李公去何速耶人所願于公者樂子孫之養享山林之福振清白之風勵浮靡之俗雖百年相期未為延也胡美疢之嬰遽至不祿使洛社之老咸弔影而相悲專城之子徒望雲而慟哭也惟公平生學若行淑律已巖巖待人穆穆發奸之明久為吏師惠民之仁良也良妝力孔殫於救荒心恒盡于治獄其督教也不速而成其佐軍也不令而肅衆美攸萃媿彼碌碌況恩出于上則再畀乎絲綸慶衍于家則森挺乎蘭玉公雖澹然捐

館而昭然在人者百世可錄也有偉専城繼公芳躅直諒之行不阿清介之守彌篤視此邦民愛等春育斥歸之人禮敬相屬細想若翁音容可掬宜涕之不能自已而語之不可以更僕也惟公之壽我序以祝惟公之行我表以纍清濟之間新遷載卜遥奠一觴寄我遐矚渺渺雲山萋萋松菊公神不忘鑒此衷曲嗚呼哀哉尚享

祭先師宮保尚書殿學劉公文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夏四月辛丑朔二十四日甲子

門生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謹東
向頓首告奠于先師宫保尚書殿學古直先生劉公尊
靈而言曰惟公鍾海岳之英抱經濟之學才氣振千古
之豪文章擅一代之作輔聖德于青宫贊廟謨于黄閣
有力扶正論之節莫久于鈞衡有隂翊宗社之功卒困
于枘鑿六句初届即返丘園百年爲期遽翔寥廓何君
子企公之深而造物者遇公之薄也惟先君號金石之
交故賤子有門牆之託雖學健而行迂無志强而才弱

寧以道為屈伸敢因時而前却歎我生之不辰而教言之如昨也訃音欻聞驚涕雨落日月推遷林野蕭索謝傅不起于東山司馬竟終于西洛此心皦日亦何損于衆咻世態浮雲曾直公之一喙顧生何知負恩懷怍身幸免于竄投病未離于砭藥遙瞻几筵一酹清酌公神如生鑒此衷悃嗚呼哀哉尚享

男燋畢姻告先祠文

維弘治五年歲次壬子九月己巳朔二日庚午孝玄孫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敢昭告于顯
高祖考耆宿處士府君顯高祖妣安人吳氏顯曾祖考
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曾祖妣贈夫人汪氏
顯祖考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府君顯祖妣贈夫人
張氏顯考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
子少保襄毅公曰往者爲長男錦衣衛百户壎結親于
婺源汪氏寔惟故春坊司直貞一先生之雲孫今成都
太守公文燦之仲女以今八月二十七日畢姻上頼先

靈獲成嘉好祀事有託感喜交并謹以粢盛禮齊潔牲庶品用伸虔告尚享

祭甘毋夫人文 撤川府同知昭之母

惟靈毓秀高門長歸著姓維女之貞維婦之令一子登庸母儀既盛九袠將開人瑞斯應矧是賢郎名德兼勝阜舉之才循良之政榮養方殷丕顯家慶褒封有期上胥帝命仙齡不騫如山之靜童顏不衰如松之勁云胡北堂嘉辰罔競訃音相傳悲悼曷罄敏政忝在通家緬

思淑行遠道相望莫由申敬當殯秋深猿啼夕曛臨風一觴用達悲聽嗚呼哀哉尚享

壬子冬餞歳告復官文

不肖賜歸於兹五載課耕奉母循省不遑忽拜綸音特從公議昭雪幽枉俾復舊官先訓明明幸兹冏陛霈恩逾分益切氷兢餞歳有儀敢供厥事拜伸虔告惟靈鑒之尚享

鄧州新建李文達公祠堂時祭文代作

惟公髙文碩學一代宗儒重德令猷兩朝元輔儀刑雖
遠盛烈如生乃眷鄉邦有嚴祀典仲春吉旦恭薦常儀
仰止髙山曷勝景慕尚享

祭魏參將文代妹婿作

惟公夙負英姿早膺世爵歷事元戎遂嫻兵畧征蠻西
徼禦冦中州民綏盜戢位進名流爰奉璽書佐鎮于蜀
威惼番羌令行部曲果敢之志精悍之才方期寵命授
鉞登臺云胡數奇乃爾一眚罷其戎務還奉朝請驅馳

萬里有奭節宣國門告訃孰叩彼天惟我先君識公偉

器有女于歸百年是許今駛一旦虎委熊顛臨風大慟

撫膺何言靈輀朝行神緲夜叫追想風儀如左如右芬

殽崇俎清酌滿卮公兮不亡來格於斯嗚呼哀哉尚享

新居祭五祀文

維弘治六年歲次癸丑秋七月癸巳朔二十一日癸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

司命之神司竈之神土地之神司門之神司厲之神曰

邇者不佞仰承國恩復建舊官爰置新第肇工興作自夏及秋乃底于成緊神是賴奉親挈穉今日來居上妥明靈用伸虔告牲醴在奠伏惟鑒之

祭親家凌揮使文

故懷遠將軍致政揮使凌公尊親之靈曰嗚呼發身介胄致位金緋公之壯歲屢涉艱危上慕松喬遠遊江海公之晩年容色未改金丹有訣謂可延齡紫府無階必俟登名我歸江南尚及一訪我還京師公已長徃刎公

愛子玉瘞堪憐復有貳室繼居九泉累累三喪丹旐素幂行道傷嗟況于至戚惟予女弟寔配公男請誌斯墓義非所堪發引有期東皋託處古道西風幽堂殘暑世傳尸解公或未亡竚其來格受此一觴

祭故叔祖三處士文

曰嗚呼崇禮守道晦跡家庭處士之德衆仰儀刑年開八袠日飫參苓處士之壽方樂康寧矧有賢子嗣其德馨亦有哲孫繹其世經正宜遐福進享修齡云胡遘

疾大夜難醒斂政不肖入仕在廷忽聞訃報雨涕交零嗚呼教言泯矣孰予箴銘旗尊盡矣孰予使令吉壤之下有美巖局遺像之存有儼丹青牲進于俎酒瀉于瓶尊鬼如在鑒于冥冥嗚呼哀哉尚享

祭宫保尚書昌黎張公文代士敬作

惟公一代偉人四朝元老榮躋八座名重三孤早遂歸休宜膺晚福况有顯嗣侍養家庭美疢俄嬰遂成永訣年逾七袠訃上九重御奠龍章官營馬鬛隆隆恩禮同

輩幾人壽考令終公亦何憾玠以非薄幸託姻聯知愛之深悉教之厚銘心有日報德無從緬想音容曷勝悲悼靈轝將啓音酒在陳公神不忘鑒此誠意

祭金吾百户李公文

惟公右魁之孫封君之弟如虎慮犢克承詩禮金吾被寵白社閑居一咏一觴時其卷舒孝奉親闈均處家政懿此平生孰踰髙行矧是猶子詞林鉅公事叔如考由壯及翁百齡是期忽以恙告九原弗興聞者增悼銘昭

窀穸禮謹賵含斯亦無憾何必多男瀚等誼在通家夙
懐悃款方約登堂遽已捐館靈輀載駕薄奠一卮祝言
中敬公能鑒兹嗚呼哀哉尚享

祭家生子武文

維弘治七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丙辰朔越二十四日
己卯篁翁及壎官人令汝弟戎以庶饈之奠祭于家生
子武曰惟汝之生頗有資性因令就學遂至成人草錄
篇章繕閲圖典凡我文字皆汝職之家務之餘亦諧世

故我榮我辱率能相予陸走川行無不在後親戚故舊見即汝憐爲娶良家誕未彌月計汝言動曾未異常豈期卒然自殞其命悤不至此閲之失驚數耶祟耶莫任其咎我髮種種恒思故山從者雖多孰當予意感今悼昔不覺泫然茲遣汝棺暫寄僧舍終歸汝骨瀛東之岡晏歲匆匆賜汝飲食汝魂未散尚識予悲嗚呼哀哉尚享

祭刑部周員外妻安人文

惟靈賦性端樸粹秀之鍾持身賢淑繁姆之從悏不以驕婦職惟敬儉不以華世業彌盛肅肅姑嫜名尊位崇安人奉之克盡子恭楚楚夫君高科早貴安人相之恒若賓對有褒鸞誥天寵殊常有賁珠翟彩衣增光閫祜方殷云胡不壽玉毀于成蘭悴于茂某等哀聞萬里義重維桑值茲發引將還故鄉庶饈旅陳清酌三奠人生可傷如雷如電嗚呼哀哉尚享

祭宮保尚書大學士丘公文

嗚呼嶺海儲英異材間生公出其間遭逢文明翰苑紬書經帷進讀聖烈宣昭帝心啓沃典教國子迪長宮詹迪士敬簡行已安恬身歷四朝年開七袠乃受簡知入贊宥密代言輔政寒暑五更國咨耆舊人徯治平衆蹠乞休寢眷彌篤一卧弗興天奪奚速帝念元老䘏典優崇護喪歸窆孰與令終經世之才希古之學有偉曲江相望何怍某等誼曾僚屬敬奠一觴靈車將啓生容在堂追思話言感悼嗟嗟昔公神不亡矣此來格

祭壽寧侯祖塋文 代人作

猗惟張氏興濟名家善積累世慶浮無涯鍾美後昆啓封昌國際遇非常恭慎靡忒篤生聖后配我今皇前星炳耀宗社之光推本慶源孰期先逝存沒哀榮古今鮮儷況有二子並立于朝長侯次伯位冠珥貂上世佳城遠在故土乞歸拂松荷天之祐中宮有祭爰命近臣既告竣事于情未申舜徽之山藏公劒履思惟昔年予典葬禮茲焉至止追悼奚勝敬陳一奠用表此情

開壙告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五日甲申直隷徽州府推官李珍敢昭告于故太子少保程襄毅公曰兹承上命為夫人林氏開壙以是月初六日辰時合葬公兆惟靈鑒之謹告

開壙告后土氏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五日甲申直隷徽州府推官李珍敢昭告于南山后土氏之神曰兹

承上命為故太子少保程襄毅公夫人林氏開壙以是月初六日辰時合葬公兆惟神保佑

開壙告先考襄毅公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孤哀子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慟惟顯妣夫人林氏奄棄敏政得請于朝官給葬費事下本府委堂上官一員前來開壙擇以是月初六日辰時奉柩合葬無任摧裂之至惟靈鑒之謹告

開壙告后土氏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春正月庚辰朔初三日壬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敢昭告于南山后土氏之神曰茲承王命為顯妣夫人林氏之喪遣徽州府堂上官一員前來開壙以是月初六日辰時合葬於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尚享

祭李處士文

惟靈賦資醇樸履行溫恭雅志慕丘園之樂僑居嫻俎豆之容身不伍于流俗志將亢乎名宗顯有令子明時奮庸考循良之所自知善慶之攸鍾況乎九袠之齡將開壽算雙鸞之誥擬下恩封何旻天之不憖遽訃音之告凶使閭郡之氓思攀轅而莫遂通家之士恨執紼以無從遂山高矗歛水潋溶溯東鄙之遠道望故宅之高春靈車既駕孰任哀悰聊一陳乎薄奠徒悵偶于塵蹤

伐木告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十二月庚戌朔二十八日丁未孤哀子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曰惟冠舄之藏十有七載賜塋内外林木過繁或叢近兆域之旁或根蟠來脉之上或三遮兩徼無以自伸或縱出横生不能成列理當去其太甚庶使疎密得宜木性各遂其生成地力不憂于匱乏塋塲有廓清之美擴周無侵犯之虞衆議僉同事非獲已兹用擇二十九日召工將事惟尊靈鑒之謹告

告爲顯妣樹碑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秋七月丙午朔越四日己酉孫哀子敏政敢昭告于顯考尚書少保襄毅公顯妣夫人林氏曰惟顯妣夫人邱與碑二通刻完將以是月七日樹立享堂東西用垂久遠先令匠氏築土興工惟靈鑒之謹告

祭儒學生汪君承之文

嗚呼承之而止于斯邪屈指游從將十年矣道義相與

遠大相期孰意其性之淑而命之畸邪學博文贍識遠才通在衆中豈可多得而竟無所施邪驥馳而踣木秀而摧徒使志士爲之扼腕彼冥冥者之造物亦誠不可窺邪適在山堂晤言甚洽病中來告曾幾何時而遽成永訣之悲邪發引在即抱病倚廬不能一往撫棺致慟其何以寫予之私邪師生之情死生之義盡此一酹夫復何言嗚呼豫之其尚見知也邪哀哉尚享

祭侍御吳公文

故侍御吳公之靈曰嗚呼脫穎之資世經之學祖武克繩鳳毛麟角名登黃甲官擢烏臺士論攸屬遠器良材初按兩川再巡二浙威行惠流大振風節霜飛白簡斧黼朱衣秉軺過里草木生輝入朝有期二豎為厄訃音忽傳聞者皺惜敏政屬居苫塊承問諄諄書猶在几人已隔塵遙望新墟敬陳薄奠通家之情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享

祭祁母太孺人文

維弘治九年歲次丙辰冬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日甲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祁母太孺人黃氏之靈曰惟靈賢明之行淑慎之容重兹毓秀出自名宗儆戒之嚴奉嘉之懿允顯來歸克承閫制相夫有道青鐙是同邑贊郡庠無愧古風教子有成甲科之儁爲府黃堂式彰慈訓珍饈尚食禄養斯隆珠冠霞帔恩封聿崇楚楚諸孫環侍左右洩洩高年踰八望九貴而能約五福攸宜耄而愈健百

歲是期安問幾時訃音忽告惟家之艱惟善之悼敏政
夙與令子義獲同朝逮守奨郡恒及药芜美澤未洿於
車已駕雲黯山陰江寒斂下臨風置奠力疾陳詞靈兮
如在少鑒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誥封恭人叔母劉氏祭文

惟靈賦質明淑制行端嚴配我明威益修閫政煌煌命
服赫赫恩封有子世官存殁奚憾慟惟堂殯歲月俟吏
往合新阡來兹吉旦載惟孤姪羈宦于京祭引有期攀

號莫達瓣香馳奠用告其哀靈兮如生鑒此誠意尚享

祭少保于公文代于文遠千兵

嗚呼禮莫大于報功義莫先于繼絶况天定之勝人宜恩典之昭晰猗我伯父一代人傑歴官孤卿上輔睿哲有巍巍定難之功有侃侃立朝之節有汲汲及民之惠有皦皦律貪之潔惟許國以忘身致權奸之汙衊中以深文濟之讒舌白日晝冥愁雲暮結慨重瞳之晏皿驚天柱之摧折雖丹書之横罹曾白玉之可涅列聖嗣

統當食而嶽追悼勲庸特加卹雪旌功有祠述行有碣嘉繼世之象賢悵主祀而猶缺以我小子同源一派擇男允忠承于孫列廼具疏請宸聰上徹俾公議之翕然果天顔之開悅錫世禄以奉祠士開風而氣泄顧竊柄之權奸已伏辜而烟滅仰忠勲之流芳炳日星之長揭某涓以歲首自徽到浙俯伏祠庭一筵敬設感殊寵之下臨與有榮于衣拙冀衍慶于曾玄誓孝忠之殫竭鳳山巃嵸湖水幽咽尊靈如生鑒此惓切

聞士欽李公訃位哭告文

太常少卿李公士欽之訃設位于南山堂薄致一奠哭而言曰嗚呼士欽止于斯邪致遠之器凝重之資明達之見通梗之才竟已矣而不獲大施邪春末得書知有暴疾甚懼後連得書知已漸平甚喜孰意其果不起而使我失聲以悲也乎生健壯偉幹豐頤恒切嘆羨百歲為期乃未及半百而一旦去世邪嗚呼有善相勉有過相規言議之合酬酢之洽在至戚中惟士欽一人爾而

今而後其孰輔予以道而使予悵悵于既老之時邪念自童稚受學太師托姻門下三十年于茲升沉離合不能相一然此心耿耿千里可照魯亦少置于懷思也嗚呼士欽其眞止于斯邪山居歲晚江寒木萎臨風三酹有涕漣濡嗚呼痛哉尚享

弘治十年歲除告文

曰邇者朝廷纂修會典上勤恩命名副總裁方在憂中疏求終制仰蒙眷念特賜矜從今茲久越禫期禮當趍

赴擇以明年正月十日就道敢因餞歲預告行期追遠撫時不勝感愴尊靈如在庶其鑒之尚享

奠故太常少卿李君尋親文

曰嗚呼去冬家山得君之訃大慟人生僅如朝露兹春來京君柩未行登堂一奠恍如在生通碩之才遠大之器孰不期君可紹先世玉芝衰謝寶劒沉淪一朝千古此恨何伸返葬有期靈車在駕骨肉至情言與涕下今日何日節近重陽幽明之訣盡此一觴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淑人熊母龍氏文

言言舊族有赫其華俁俁名流有宜厥家敬歴都臺為國之僑人言有子式彰慈訓老循内則懿此德容人言有母厥幾女宗曷旌其名鸞書錦軸曷賁其躬翟冠象服貴而能約五福尤宜老而愈健百齡是期問安孔時訃音忽告惟家之艱惟善之悼帝頒卹典用示顯揚安葬有使諭奠有章殁為盡傷死也榮豔嗟太淑人亦復何憾某等忝與令器誼重同年升堂之慶不及生前遠

望靈輀兆符佳地執紼之誠莫獲往致辦香一炷魯酒一卮臨風三酹竚其鑒之尚享

祭張公文

嗚呼張公遽止于斯天胡畀之遠器而弗宏其受降之長才而弗究其施驚訃音之來告咸東望而興思惟公早魁一省擢第明時黄門給事公爾忘私京尹僕正慎厥攸司遂進佐于司馬爰克整于六師忽西戎之失御副主上之畴咨征馬既秣兵車載脂始厲讋之以威武

終也撫之以恩慈圖振旅希蹤于充國肯貪功生事于郅支賞未酬而遽惟青會璟將賜而與世辭嗚呼張公真止于斯緊公雖止而猷老有正毅可盡之節有修偉可圖之姿有匡國可行之蹟有鳴盛可傳之詩彼得失之萬變渺塵海之一絲是亦不朽何憾于茲某等名同甲榜義重連枝相違兩地敬奠一卮悵歌殘于晞露怳帷動于靈飈竚英魂之來格鑒薄意于陳詞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叔處士彥華甫文

曰嗚呼相湖之孫尚書之弟倜儻不羣號稱遠器方當壯歲有志亢宗云胡暴疾遽歛塵蹤上捐老親下遺稚子天乎人乎奚至于此淒其歲晏發引在茲臨風三酹有涕漣洏嗚呼哀哉尚享

至京轉官告文

某被召三月廿四日至京廿八日上荷天恩進副宗伯仍兼翰長入侍東宮自顧非才曷勝茲選追惟先訓慚

懼交幷牲醴在陳用伸虔告尚享

篁墩文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五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書簡

擬酈食其上漢王書

臣聞天下有大義之所在而舉世莫能知者請得與大王言之夫今海内諸侯所以並起而亡秦者凡以絶六國之祀戕虐生民而已然其大罪有天地所不容者大王固能知之不乎臣竊料大王不知也夫秦之大罪在

於滅周周者天下之共主歷年八百文武之澤未泯也嗣君無大失德聞天下而秦以強不義取之是以臣滅君也以臣滅君自開闢以來惟浞羿與秦三耳天下之罪顧豈甚於此哉項籍手裂土以賞亡秦之後六國之後皆有分地乃不求立周後而尊楚懷王孫心為義帝此臣之所未解也夫所以亡秦者公天下也今楚人徒以懷王之怨自帝其主則是復私怨矣名之為義安所施乎楚之先王嘗欲滅周東周公諭止之曰裂周之地

不足以取國得周之地不足以勁兵然則楚之無君罪與秦等心豈可帝乎傳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臣願大王明告諸侯復立周後相與北面而事之楚之遺孽反其故位則君臣之義一日暴於天下而強不義者懼矣且臣非不知大王楚人然楚亦周之臣耳況巳析圭而王王者動必視義之所在豈肯顧小嫌誤大計哉恃此而言大王固將終聽之矣周後既立大王尚與諸侯會盟洛水之上同奬王室有弗率者仗大義而誅之退守西

藩世為周輔臣知大王之名將與九鼎同重於後世豈不盛哉捨此不為無復可為者矣鄭食其請立六國後而不及周予故補此書

擬朱子荅王晦叔書

承來諭以熹承乏講筵當天子宅憂之時擇日開講為未合於禮經足見君子教愛之厚然於鄙意亦自不能無可疑者夫人君諒陰三年不言古之道也而周之盛時已不然矣大抵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

已之私服其禮與廢人絕異故孟子以為未學如來諭所引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故有難言者矣天子喪禮雖不得詳而顧命康王之誥實後世之所當法顧命太史道揚末命曰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則固非唯而不對者矣來諭又引記曰大功言而不議曰大功廢業且云大功尚不可議況於衰麻之至戚此尤説之不可通者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蓋期以

下諸侯絶大夫降矣其可以為天子不言之證乎至於本朝典故來喻以為未審何似此則熹之所熟諳者也當神考升遐哲宗嗣位伊川先生首為侍講其言行昭昭見於遺書史傳而其大者則冬至百官表賀先生上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此其明驗也夫先生承絶學後言動皆禮之所在顧熹何人乃獲嗣守職業惟勉循其道而已衆君子惠然有意於僕不敢不敬布所悃惟執事者亮之晦叔名炎婺源人學者稱鈍溪先生嘗通書朱子問寧宗宅憂

明講之禮朱子集答人書凡二
十篇獨不答此書故僭擬答之

簡羅修譔明仲論歐公九射格義

明仲先生足下昨於史館談及歐公九射格義足下以區區之說為新意而謂已說得歐之心當時未有以應也歸而思之於鄙意有未詳者區區之說以謂置侯於此覆籌於彼探籌而射於侯上啓而視之中者飲不中者無所罰足下之說以謂人各當侯之一物而後探其籌值所當者飲不值者無所罰蓋鄙意以侯與籌必相

須而不相離足下之意判侯籌於兩途而置侯於無用之地由此此意推之則人當一物而侯可廢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一也歐公此圖題其名曰九射格格者局也而今之爲格與局者有擲蒱有彩選有手談有象戲此之所爲格者猶彩選之格擲蒲手談象戲之局也此之所謂籌者猶擲蒱彩選之骰手談象戲之子也擲骰於格之中行子於局之間蓋必然之理使如足下之説則是捨格而擲骰外局而行子也矧投壺與此格皆祖

射之義以立法採籌以射侯亦猶引鏃以貫革揉矢以注壺豈可置侯於無用之地哉此足下之說區區未詳者二也足下以歐所謂九侯虎居上熊居中鹿居下鷹兎魚居左鷳鳩猿居右者正射賓相當之次序此尤不可通者蓋物必有則所謂上下左右者乃造物創始之制云爾豈射賓相當之次序哉夫長筵廣席之上則令從者奉格而前以就賓之採射小飲團坐之際則安此格於席心而奉之之時不可傾倒安之之處必有定向

則上下左右者寔立法之當爾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三也歐所謂皆置其熊籌者蓋懼賔之易酣也故曰中則在席皆飲苟或用之則亦有射中與否之時審如足下之説盡探其籌而總較其飲則二十七人在坐必有三人得熊籌而在坐者既有射中之飲又有三中熊之飲一探之間飲三爵者皆是而飲四爵者過半吾恐古人不如是之酗也此足下之説區區未詳者四也凡足下以區區之説爲新意者考之於歐爲頗合故以書

告於執事者夫格物致知學者之首務惟足下舍已從人以求歸一之論則他日尚有大於此者就正於有道也

與何憲使廷秀書

僕與閣下相别爲日旣久中間嘗一致問起居閣下亦蒙以五代史見貺自是音問闃然每用耿耿同年友林亨大來言閣下在閩手編古文選粹告成因竊自念處繁劇之地而能不廢鉛槧之功如僕之不肖承乏詞臣

乃終歲碌碌奔走黄塵赤日之下將自墜於暴棄之域反思故人驚汗浹背矧今之號書生者每乏經世之畧據要津者或取無術之譏有如閣下仕優而學者幾何人哉此僕所為茫然自失者也僕自去歲抱疾雖愈而間作平昔著述之志已灰但規為侍親之舉向相約為通鑑續編盖先師吕文懿公因景泰間所局修者重加筆削而勝國時天台徐詵亦有續通鑑要言一書合而觀之亦多不能了了事體重大又無友朋相與下上其

議用是姑置之耳病後無以遣日嘗著史論數篇又編蘇氏檮杌皇明文衡宋遺民錄三書有便容寄上以求是正僕徽人也而寓于瀛兩邦之先哲遺文多至散失故嘗蒐輯為新安文獻錄瀛賢奏對錄兩本亦俟脫藁別呈也家君自號晴洲釣者曾求諸公文字詩章欲得閣下一頌以為溪山之輝想賜不拒其詳載於別紙維時盛暑尚謹重眠食以副朋舊之望

寄安福吳學士先生書

奉違風采轉首數年緬想林下道體安和足慰後進翹企之私往者婦翁文達李公先生古穰集荷蒙寵以序文泉壤增重手藁藏于生所方欲鋟梓不意隣有回禄之變倉卒搬移書帙散亂竟爾亡去不勝惆然用是輙敢冒昧再請録過一本遇便示及足見前輩始終相與之意生與妻弟尚寶君日夕引領在此老先生必能諒之

簡太守武邑王公而勉論諭祭禮書

諭祭乃朝廷大禮當時降有儀注其迎接贊唱使者及喪主各有位次易服止哭亦有節奏孫前者出京時曾於禮部錄得一紙偶爾檢尋不獲蓋文上有皇帝字與詔勅等詔勅常下於郡邑故儀注常存諭祭惟二三大臣得之而亦有不得者以其不常下於郡邑故儀注少見伏惟閣下念此大禮檢閱典故俾執事者少加講習庶行事之際不愆於度成此盛典以幸先人且使窮鄉下邑得見朝廷優禮舊臣及賢郡侯秉禮將命之美孫

嘗備員儒臣不敢不以奉告萬萬加察

寄李尚寶士欽書一

途中累有書覆未審俱達左右否孤已於三月二十八日到家秖奉几筵茍存視息所幸慈顏康寧不減於昔姚進士先到十日矣諸事方在分理尚未興工仰賴朝廷恩典必獲奉襄大事惟病妻稺子寄食高門有累仁慈爲不安耳萬老先生處碑文不惜頻造一請葬期決在七月終緩則誤事奈何奈何贈誥必在五月領出續

當另人奉請回還瑩姐舊恙全可調理省氣為佳銀一兩寄與汪保祖保京中諸親家故舊不能一一作書乞便中致意舍妹及三弟婦俱安好二姪女尤聰穎異常他日亦足為門户之託何必男子此意可達凌趙二親家一知餘不悉

二

程副使寄來書知京中消息所云金姓吏書尚未之見但僕自途中抵家共稍書六紙來喻並不開到否豈一

時忘之耶六月三日金侍郎段御史及兩司遣人送贛州曾守經山人來始定一穴哀疚之餘得此少慰葬期决在七月終矣恭諗士敬久屈之志少伸然猶未满下懷不知此時所請遂否老天必念先文達公不使遂如此也瑩姬病既全愈猶須將息但與小兒女輩擾涵宅中日夜不安來書所喻不知欽何等侍奉殊非骨肉相愛之意汪保性難調且勿拂之俟少長方可責禮恐拂之數數轉難調護祖保閒已離乳未審的否此兒衆賦

弱我意今冬離亂為善不知緣何遂離之早也姚進士深念閣下分上用心到十二分地位言之不盡也相見乞代謝一二

三

八月半後連得弭貳尹程訓術寄來二書知士敬榮拜恩命出于常典憂戚中不覺為之雀躍此雖士敬才力有以自致青雲而朝廷垂念舊臣之義與我文達公積慶裕後之德皆不可忘也尤當秉禮守法以敬承之則

名位之來益不可量所恨江山脩阻衰絰在身無由追
遂賀賓亮能情恕病妻稺子擾泂高門非一言可盡已
先令小僕寧赴京探望僕少待塋所事完當有謝恩之
行尚容面旣

與陸諭德廉伯書

孫不孝不悌不慈罪重惡劇以致酷罰沛鍾于家三四
年來連喪兩姪一弟血淚未乾上延先考追思殞滅越
無望生全匍匐南奔夜以繼日幸於今年三月廿八日

抵家獲奉几筵仰慰慈親苟存視息朝廷所遣營葬使臣方議庀材鳩工定之期尚未有定也孤臨發京師過蒙辱念契家哀集厚賻再勞鴻筆紀述先猷溯行又蒙追送數十里外開諭勤惓義同骨肉道出毘陵復蒙老先生冒雨出城過舟相慰禮貺兼隆輒因便人附此致謝千萬照察

簡廣東李憲副廷璋

年兄榮擢適不肖有先公之喪過蒙界次慰諭禮情兼

隆至今感感又蒙指示曾守經山人果能高出流輩遂使宅兆停妥先體獲安少逭不孝之罪此年兄惠也何敢忘茲因族姪芳入廣之便寄此上謝不肖久已從吉第以家口衆大一時未能赴京擬在八月間北行諸不能盡

答湖廣何方伯廷秀

遠蒙厚意賻奠踰等俱不敢當重以手書慰諭再三又不敢却感今悼昔大慟而已先公宅兆拱俟朱生久而

不至已得籟之與國曾守經山人與一二鄉術規畫悉定襄事在邇虛辱盛意情甚不安謹禮而遣遝諸事倥偬又不敢以俗禮寄瀆謹此以申謝忱萬一惟執事者亮之

與林文美表弟書

孥家南歸至新橋始得尊舅之訃爲之大慟不能已已計惟吾兄昆仲及老妗夫人遭變摧裂何以堪處然尊舅去歲得會老母夫人于江南今歲又得盡見諸郎然

後告終于故鄉之境斯亦可以無憾矣舟行匆匆秋雨不止殊使人有死生離合之感不能自勝輒抆淚成奠章一道并祭儀一兩因便寄附乞為上告几筵少伸孫甥與舅永訣之意尚冀節哀順變以襄大事不具

答衍聖公書

前歲冬不幸先公棄背已蒙閣下不鄙親至蝸居慰吊至今感感舊歲春奔喪南歸嘗託臨清驛寄奉先公墓志一紙少達區區計徹左右茲者謝恩北還何以又辱

盛价與禮生賫賜手書及奠章禮幣此雖出君子過厚之義然在僕則何以克當又不敢却徒增皇恐而已在家即聞太夫人之訃嘗附非儀於士欽尚賓昆仲同作奠章一通寄三叔憲副先生處料轉達久矣昨過臨清賤累亦有一奠章望祭令嫂夫人之墓并非儀復寄三叔處此必未到也使回匆匆無以為禮謹附上香四炷少仲几筵之敬明春北上更當專書奉謝不一令兄大人前不敢瀆書同此拜意

簡李武選應禎

寓此四十餘日荷蒙執事表章先德慰藉餘生委曲之情雖骨肉無以逮此日昨專造思欲一拜以盡區區卑從造在范祠不遂所願束裝匆匆不及再候謦沐情悃也尊容及張草各已下一轉語技止乎此無以仰副雅意奈何奈何春雨軒詩自見集續三體詩于齋仔藁共五冊還還曾齋書疑一册託吴鳴翰傳鈔畢日令家僮康送上中州鼓吹集唐絕句學除錄共五冊借去付坐

船水夫寄還餘不一

與巡撫南畿尚書三原王公書

僕自舊歲春初謝恩赴闕秋盡方還承聞台候親屈左顧先塋不能操几杖聆謦欬以遂願見之心爲之不滿者累日改服以來又將束裝北上不能遠趨行臺以謝盛德徒切耿耿因便冒昧毗此申起居之誠兼有少稟徽之爲郡古稱文獻舊邦然人徒知朱子出徽之婺源而不知二程亦出徽之休寧其事具載舊祠記及程氏

諸牒可以覆驗令縣學師生欲於原行起企德堂中恭
二程夫子左右列祀鄉賢未敢自專上請台命倘蒙垂
意斯文使先正之流風遺迹不至無傳奬鄉之後學小
子有所觀法其於敦教明倫興道善俗之事或有小補
維時春暮千萬爲國自愛

與提學安侍御克讓請立二程夫子祠堂書

側聞閣下垂意斯文許於奬府儒学修復文公祠堂甚
盛心也僕嘗見文公每歴州縣諸所未遑即首訪先代

名賢祠墓汲汲表章惟恐弗及誠以風教所繫不可視為故常而近歲以來廵行使者知有簿書期會而已能如閣下究心正學知所先務者幾何人哉寒族在徽郡最蕃僕之一派號陪郭程氏於河南最親蓋河南之程寔忠壯公之裔陳末北徙而伊川先生諸孫又從南渡居池州再遷休寧陪郭之程互相繼絕譜牒所載有胡雲峰鄉賢祠記跋與南宋餘用伊川諸孫公移譜牒之類具存可覆考也僕每欲倡鄉人重立一祠而事力弗

逮蝂用悵然況兩夫子遊宦謫居之所尚多奉祀徽之休寧乃其宗祖開先子孫復業之處顧無棲神之居誠為闕典倘行部至日命府公縣宰申明修復如文公祠例豈獨一宗之幸哉邇者府官於婺縣學中起企德堂一所尚未結束若稍加大之中以奉兩夫子而左右廡以祀本縣名宦及一鄉先達上廣閣下敷教之地下啓後學向道之心所費不多而所益則大矣僕託同年之誼事閣下為兄偶有所見輙以上告若大行之已之在

閣下矣二程夫子遺跡一冊隨此奉上幸徹尊覽不宣

二

鄭生來獲奉手教及晦菴詩鈔如見顏色而聆謦欬充然自得者累日兩程先生祠事遂蒙采納尤見衛道之切興道之勤非常情可及然此豈獨以幸一鄉華一族而已廣先正之教言啓後生之觀法將於此卜之而尤不能不仰成于閣下今儒學有文上申行臺望早示符移俾郡邑有所持循而樂爲之僕亦當倡率鄉人目覩

盛事之有成而後北上也容當請名筆繢紀之以永示我鄉人俾勿忘閣下之功維時暮春末由會晤千萬爲道自重以副羣望不宣

與南安張太守汝弼書

奉别以來不幸有先公之喪塊處山中倏踰三載今雖改服尚以家累衆大天氣炎熇未能北上也向蒙惠賜晴洲賦先公僅嘗一讀口稱奇才命諸子寶藏之追念及茲不覺涕殞令郎進士公在京嘗沐過愛大能篤契

家之好可喜文學之優得之家傳者固不待言也計年兄在任已久政聲流聞或有考績之行小弟當需次京師高會可期矣因族姪芳入廣之便輒此奉問起居碩弟敏德性好書札甚欲得年兄妙翰以為楷式倘賜不恡得備私淑之餘何幸如之維時仲夏尚謹重眠食以副朋舊之望

與張同年書

遠承惠書知吾存簡遂至不祿為之失聲不能已已所

幸閤下篤師生之義經理後事周悉如此又足以自慰也志銘本不敢當念霈生遠來重以亡友之命勉强成之且聞葬期已廹急欲怱遽其歸無暇修改殊不稱意慚負奈何所遣禮幣並用納還僕已釋服將北行未由會晤也敬此申覆

與太守河汾王公文明論世忠廟産書

休寧諸生程敏政齋沐裁書頓首再拜侍御太守王公執事僕自府下奉别之後即與諸族人會譜以七月一

日鋟梓起工参訂校勘無一日之暇迨今已四踰月次第將完而譜後文字尚未刋也奬族之會者近則一郡六邑遠則德興樂平浮梁貴溪開化共四十四支子孫之見在可以叙昭穆者踰數十人皆出晉新安太守元譚公陳將軍忠壯公後蓋宋元以來家自為譜莫能相通今藉先世之靈幸而告成擬奉斯譜躬率諸族人拜太守公墓奠忠壯公祠然後給譜而散立石祠下以告後來俾知我太守忠壯二公之遺烈不泯肖嗣蕃昌有

如此者閒因編刻之暇考及上世之事乃知太守公墓在向杲嘗一見侵于元季得裔孫休寧汊口自得者以金幣復之又一見侵于國初得裔孫婺源高安逹道邦寧者以寶鏹復之具有總管虛谷方公修復之碑及樂平歙東族人往返之書可證忠壯公祠在篁墩當宋之季得裔孫休寧汊口端明公珌會里樞密公卓大卿公量歙槐塘知録公旂及僕先祖階郎掌書公瑋將仕公瑜六人買地建廟捨田供祀召僧慶如侍奉香火當元

之時廟田為醫學提領范天錫所侵得裔孫歙長翰山
副使公思敬告官追復禁約侵犯嘗請道士程處訊奉
香火具有宋端平二年申狀及元泰定四年榜文可證
反覆考之自宋以來太守之墓忠壯之祠凡修復者今
方氏無尺寸之功凡捐舍者今方氏無尺寸之地蓋今
方氏自洪武初始為廟祝依神之居食神之食衣神之
衣將近百年而不思所以報神之德乃敢冐我程姓衛
我祭田又謂太守公之墓是其祖墓意欲汎故郡之循

良茂聖朝之祀典亂常瀆禮莫甚於斯所猶幸者得執事下車之始即以祀事為重以表章忠賢為心清明在躬致神明有感夢之異抉擿無隱使小人服如律之辜遠近傳之無不稱快而況前日舍田復墓之人皆令次統宗會譜之族一聞其事莫不雖然思拜謝于執事之前者邇日以來復聞方氏再有言于行臺事或懼于中變諸族人又莫不戚然思進訴于執事之前者夫以太守公徽郡循吏第一事載郡志其子孫原復墓税舊隷

世忠廟中今若使一抔之土偽之異姓而不爲之申理

則與世之傭人佃屋者何異爲子孫者何以堪之百世

之下繼綰郡綬者又何以堪之忠壯公有功於徽郡尤

多其大者如滅蜃妖以奠民居禦侯景以全民生名著

史冊沒受王封其子孫原捨祭田舊立世忠廟户今若

使巫祝妻孥入其户內而不爲之屏除則與世之餧鬼

無嗣者何異爲子孫者何以堪之百世之下有功桑梓

者又何以堪之夫太守公墓税不歸于廟則後日樵採

孰能禁樵採不禁則其勢不至於盪平不已葢税既屬之他人則興廢即繫其手故也忠壯公廟户不正其籍則後日私鬻孰能沮私鬻莫沮則其勢不至於盡絶不已葢人既入于廟中則事産即其已物故也噫以程氏先世體魄之所藏烝嘗之所奉廟祝一夫侵之有餘子孫千人復之不足仁人扼腕行道傷嗟然僕逆知其決不至此極者以執事在上既正其始必成其終念甘棠而罪其翦伐覩喬木而矜其雲礽舉錯一行人神胥慶

而執事陰隲之厚祿位之隆子孫之盛有不可以言賛者矣獎族人雖所居有別州異縣之不同然雅聞執事以慈祥愷悌之心布忠厚寛大之政皆欲一趨府下望顔色候起居祝千百歲壽以福吾民以謝盛德以徼惠於上世僕不佞輒敢以書先之若太守公墓税當入于廟忠壯公廟田當正其户此本執事所具知何待僕之贅言而中不能不有言者尊祖敬宗之念人心所同天理民彝所繫非敢有私請計亦長風化者之所樂聞而

不拒者也干冒威嚴不勝怵仄之至

簡黟縣江尹

恃愛輙有少瀆僕近欲編刻二書其一曰新安文獻録

將萃六縣先賢遺文以傳四方其二曰新安程氏統宗

世譜將合六縣程氏宗派以傳子孫凡先賢及先世之

出於五縣者多已搜訪惟黟尚多遺闕考之黟志先賢

有樞密汪公勃與程之先世有顯謨閣學士邁及其從

孫少師莊節公叔達兩家必有譜牒家集之類其子孫

亦必有庠生儒士之流惟政事之暇不惜一問錄其行實碑誌家傳遺文之屬見寄使此二書者得無遺珠之歎用以成區區敬鄉睦族之志皆盛賜也程氏統宗世譜擬在七月一日先行鋟梓早得一人可與言者一來尤感感也

簡德興方尹汝高

僕自會譜以來數有書恭瀆甚以為愧然自計之一皆先世祠墓見侵於人者不能不求伸于左右爾又計閣

下必亮此心言雖多而聽之將不厭乎德與新建族人出于宋端蒙先生之族端蒙者文公門人也其先世與僕皆共祖忠壯公忠壯有祠在隆教寺聞有異縣僧越例來住且有誣訴在官惟閣下念先賢之後崇正道而斥異端扶善良而抑姦横實一族之大幸也遠邇傳播懲勸攸分其於風化將亦不為無補又不獨為私慶而已

簡婺源陳簡教諭

王汝廷器遠來承華翰多感常行李匆廹莫由會晤為歉耳闕里暨明經書院二記不敢以尋常應酬之作例視容舟中為之寄上兩處文幣不敢辭闕里別有銀伍兩託二生納上乞轉付朱貞凡卿為修葺祠堂之助士奇訂棣蕚聯輝樓記正欲舉筆不意失去請文帖子竟不能措一詞望另具一紙來亦容異日寄上所借諸書今一一付還乞照數給與原主庋有下落餘不及悉

簡太守河汾王公

奉別已歷三時流光迅速可畏如此溯行冡遠餞張檢府來又承惠寄愛厚踰分何德可堪入覲在即總當面謝先世廟田遂得清白二程先生祠堂又獲祀典皆左右作興之力也公差吏程智族姪孫因其歸便附此布悃惟情照萬萬

寄歐陽大尹子相書

別後熾暑畏途甚苦六月十日始達京師仍舊供職碌碌而已兩夫子祠事已成早晩命下當付智領回逓者

貴近異端貪刻之流或竄或殛或逮或峕正論以伸朝政以肅中外之慶也邸報之常不能一一近始識令弟進士端謹有學足稱二難第兄中未由數數晤語茲因家人寧歸輙此奉問起居候智去别有修春秋涼初至山縣無警異自愛不具

簡富溪宗人景宗

别後忽得霍亂疾至今尚未平復盛族衣冠相承文獻不乏自足名世譜之會不會固不足計也若先世文字

中書誥敕牒文墓志之類欲服三數篇刻入貽範集雅意以為何如

與東門四十七叔五十三叔書

久別無一字見寄甚切懐思因程安歸使附此更有一事相告諸兒女輩多巳長成京師貴戚公卿之家多欲結姻但僕意在故鄉遂遲遲至今望垂意一訪先衛官之家次鄉官之家又次殷碩之家或求其女或擇其婿務在家門清正容貌端淑倘如所願足見骨肉相與之

至情沒齒不忘矣有可以協力相圖者更自託一二人庶幾易成也

與河南宗人博士通譜書

新安劣宗敏政頓首奉書翰林博士先生宗長僕於閣下雖未始接風采聆話言有一日之雅然竊自附于同姓之義故輒以書先于執事者惟我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公以善政為民請留始居歙之篁墩傳十二世為陳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全郡之功廟食鄉邦由是

子孫散處蔓衍支分積久彌盛其在新安者寔居他姓十之七然自宋以來各相為譜未有會而通之者緬惟兩夫子一房寔自新安遷中山博野再遷河南具有典籍可以佐驗迨宋之季伊川先生子孫復從高宗南渡居池州再遷新安休寧與陪郭程氏同居互相撑繼當時嘗受恩典又與朱子通書而伊川子孫復有轉繼明道之後于金陵者今僕所刻貽範集具載之不待贅也劣宗寔出陪郭不佞竊有志于譜書又以先世嘗獲通

于两夫子之裔水木本源之思誠不能忘此因祁門族姪御史宏族孫布政泰適當官走中州輙請貴族支系以歸而職務倥偬事體重大未能執筆者久之曩歲居家之艱屏處山中遂發書於遠近之族告以會譜之故凡本郡歙休寧祁門婺源績溪暨江浙樂平浮梁德興貴溪開化淳安來會者四十四房參考訂証踰數閱月始克成編而貴派適當首房乃知两夫子之生雖天命真儒以續聖傳啓來學事出非偶然太守忠壯两公寔

一時循吏忠臣有大惠烈于鄉邦食報未盡者或于是乎大發之光遠有耀豈無自乎諸族家以數千百年之譜數千百人之族傳寫以藏不無謬誤相與鳩金刻梓號曰程氏統宗世譜告于忠壯之賜廟散諸各房用敦世牒蓋僕之初志雖欲收族以自附于先正而孰意其大有所成使南宗北祏昭穆分明能至此極也哉嘉與族人私自慶幸千載一日也兹因貴郡太守何公入覲南歸寄上原分一部并貽範集一部恭徼尊覽休寧舊

有鄉賢祠元泰定間所立專奉两夫子之祀歲久傾圮僕與縣侯重加鼎造上請于朝獲登祀典將與嵩洛相望無窮此亦先世之靈悉道寸之使然有非淺薄所能與力者碑文二紙因漫附呈貴派支系文獻攷登未盡者不惜一一垂示當續附入貽範集中使無遺珠之嘆用備一家之書尤所望也臨風惆然不勝馳仰春寒硯涷未辨作字欠莊統干心照不具

答黃州謝太守文安書

前在故鄉方圖一造山中奉餞不意旌旆遽行竟非所願而僕亦不久赴京矣南北相望長切耿耿沈知事來忽得手書如接顔面又承治郡之暇留意圖經可謂知所先務逈出溥書之吏遠甚可羨可羨但誘以刻本重編且以序文見屬僕何敢當來意又不可虛辱也祇領厚儀不勝惶悚刻本乃一藩總志勢宜簡畧今閣下欲成一郡之書鋟梓傳後豈可草草必須以舊志及永樂二年景泰五年官修志書原本見付庶可參考為之不

然恐服誚大方家有負雅意司成邱公之心亮與僕同彼必當有書報也覩新志黄州有二程先生子孫入國朝來科第不乏此必有譜可據僕前會程氏統宗譜時却不知有此一派望一詢之備錄一本或有遺文遺事併錄見寄使僕所會譜無遺珠之歎寔閤下之恵也新刻程氏貽範集一部寄上引恍會晤未由心照不具

簡復范親家顯道

遠承遣人入京報小女姻事有成并致多貺禮意兼隆

重念小女于歸幸託高門詩禮之餘自母夫人以下無不樂意但其賦質孱陋姆教生疎與長者垂念示以敬戒之道俾不失所底于成人何患如之遠情所鍾言弗克旣人回專此報謝尚俟舍下人還别有修奉惟順時自愛

答汪巖秀才簡

春秋大義在于尊王近歲試官命題多欲右楚其失不止文字間而已僕深病此每與知者言之忽得寄來長

書正合鄙意聞以示館閣諸公率多嘉嘆可見天下理一如此說經之精持論之正若足下在吾鄉可多得邪更加勉之毋趨時好他日大成未可量也因玉汝進士行附此冗中不盡所欲言幸加愛

與巡撫南畿都憲莆田彭公鳳儀書

奉别以來甚缺修敬每用耿耿側聞受詔總行臺於江南命下之日士夫相慶以為正人彙進治平可期不獨野人有息肩之賀而已僕數年來喪弟喪子上舉先公

憂疚之餘舊學荒廢徒塵講席曁宮僚之末上無補于睿學萬一慚負不可言因便附上問起居并致賀忱杪秋軒蓋入覲當有來見請教之期餘弗及悉惟為國為民自愛

簡樂平宗人貢士楷

德望進士處得寄字并家乘遺文石城支派汎訖知貴族長幼清勝可喜去歲失意南歸不及話別至今惘然比日想學益加進多為吾宗出色一時利鈍固不足計

也刪愍公誥詞之類擬增入貽範集中俟刻完别當寄去因德望行便草草附此惟自愛

答富溪宗人景宗書

家門不幸有詹溥弟之喪坐此悲慟抱疾經時髪日以白亮一宗厚契必同此感寄來書多不及栽答然每觀吾子書輙喜以為最得我心如所稱刪史記十一字增姓纂六字皆他人所不及知者縱知之亦未必以為良若也不意宗族中晩得吾子好學精進如此續譜序及

諸製作皆可觀但吾鄉詩文自為一家多不肯宗韓歐及唐音故文體小詩格下此可與知者道耳先達如汪浮溪羅鄂州方可師除此二家外近世惟宗老黟南趙東山两人耳以吾子向進不已故傾倒言之聞得洺水全集若中有内外制乞錄出見寄令尊先生索梅友詩及富溪八景詩情思於邑中多未及作尚俟後來惟心照不一

簡徐州同知宗姪孫玉

匆匆不能盡久闊之情登舟怏然如有所失今日已抵泗亭矣寄還二詩其一游桓山者可刻刻之亦以見一時盛集周中允先生一兩日間必至彭城當一款送且道予沿途相候之意但恐天寒河凍復命太遲故不能久留滯俯朱太守處擧致謝聲予亦有書附歸款也

與提學司馬侍御通伯書

為別不覺寒暑再更然友朋之思與停雲俱南第匆匆不得佳趣寫此衷素爲歉僕自今春以來承乏日講兼

領史局雖終日從事簡編然所得益淺筆益退殆不復可進有愧故人多矣閤下在南畿既久聲聞益闡朱子所謂始而排中而疑終而大服真儒者之常亦可見洙水之遺教未泯也是可賀矣因禮部司務方君南歸附此問起居方君僕親家去不以罪士論多惜之其二子經綸學業頗成得並加與進少慰其落落之懷則彼拜恵遂與僕等矣會晤何時惟為道珍重

簡汪廷器

到京不久即得所寄書及柬布兩端敬鄉之意豈餘子可及僕來時令兄亦有書寄足下今以付盛价史主事已相見亦盛稱足下好處唐員外未行侯議開鹽後得勑乃東爾上等貂鼠皮煩尋六張次者六張幷價值見寄一一奉酬計不有訝盛著亢暵移居匆匆不盡所欲言

簡謝昌山人

久不得消息何似聞在青齊間不審此時曾過江否故

司徒黄公之子及張狀元同寅喪母俱嘗託書轉達欲請閩南江右一行亦不留米如彼顧否也禮部徐亞卿先生於僕有詞林之舊因後夫人之喪又託一言亮賢者於仁人孝子之心必不忍負也書至幸即命駕萬萬冗中不盡所欲言

簡纂修衣進士

不幸聞先叔之訃不得置一尊為别此情缺然前所告奬鄉儒者有王宗植居歙之王村有程隱程充居休寧

之汊口有程質居婺源之髙安皆可備纂述有汪道全居婺源之大坂可備繕寫餘亦非僕所知也

寄閣老壽光先生書

宅上人還嘗附上起居兹因訓導仇潼拜掃東歸託書為先容潼家淄川博學能文兼有志操寔老先生貴鄉佳士且素慕勲德之盛欲候台堦一覲丰采別無干請望少遂其願見之心後學之幸非言可既

簡唐侍御希愷

三先生集序五七年前所成爲北歸舟中考據頗詳整使今爲之亦無如此心力矣蒙索取再三得之獎箴披誦一過恍如隔世因稍入近事錄呈自顧蕪陋寔不足以增輝先正姑少見其景慕而已

答汉口宗人志端

承寄書及東山集二册收訖所託選承德堂文及武堂世忠祠滇南吟槀和湖嶺亭四事入縣志但此志重勘未完隨後自當附入用副雅意其餘詩文恐不能俱增

矣新屯寺僧所託記文已成數語付南山菴僧雲清轉附相見幸一語之所餽禮收訖道遠不能辭也因亡弟之喪情緒憂鬱草草布此惟心照

簡山斗族姪孫天相

屢荷寄書及佳墨孔多愧無可答也因舍下人還附此足下方妙年又無公家力役之征惟勉學以副一宗之望爲佳筠窻靜讀之名當不虛爾積中兄弟近日如何亦都無一字相及見時幸一致意

與刑部尚書盱江何公簡

程本邑名在長安之北文王為西伯時居之後徙豐而以其地封大司馬休父為程伯蓋程得姓之始也考汲書文王有程寤之篇而亡其文意寤者省躬之義也以文王大聖人猶不忘于省躬而況末學哉走不佞竊敢以寤名進修之齋自附于公明儀之後敬乞一言記之使有所持循以不昧于成德之歸先生之賜大矣

簡強惪副廷貴

恭諗榮授恩命進副憲臺初政清明士類胥慶豈特同鄉同年之光而已況憲車既東風裁加倍益見君子所養非常情可及也僕供奉之餘學不加進無足為道因便附上起居兼致賀忱惟自玉以膺多祉不宣

與閣老壽光先生書

遠蒙師尊遣人賜詩兩篇不勝驚喜但生初意欲得教誨一兩言今許與過望益增慚感謹什襲珍藏用夸子孫豈敢輕出示人以褻長者之賜恭審來人道體安和

欣慰無量生日侍講筵幸陪老先生之後塵雖附竭駑鈍實無絲毫上補聖學愧懼而已朝報三十一紙附上老先生雖處林下然愛君體國之誠義當有同其休戚者伏惟台察

簡劉貢魁汝利昆仲

更化之初公論大出起舊之禮擬在旦夕但前此及近時人言猶大可畏僕素受教門下亦濫在議中可畏尤甚因閤墻歸使附此所冀賢昆仲益加謹畏㢘副所望

此固高明所素有者亦致夫千里之意而已不罪萬萬

簡禮部尚書瓊山丘公

蒙先生厚愛雖骨肉無以踰此第恨無受教之期孤陋終身為長者之玷然修身補過不敢自毀其平生則此志固不衰也細思歐公朱子所居之位不同故所處亦異蓋歐公身在相位上有英宗魏公故力辨得白文公小臣生死在人掌握豈可以遺體而試煆煉不測之酷此大賢善於處變亦其學識所至生固不敢上擬然生

上有七十二歲之母下有十三歲之子三世三人幸天子大恩俾歸田里含垢掩瑜不加誅竄實出望外夫復何言葢生之愚見如此因一質于先生之前三五日出城不敢拜辭仰惟為道自重不具

簡李學士世賢

寺中檢篋得曩歲遊梁園佳句記當時曾各奉分四韻至今零落不成卷汝弼懋衡元益遂已作土中人而僕亦將歸老林下矣敢奉元韻乞爾居暇日煩畧搆思

仍作當時語每韻少得四句以補完此卷使山中人異時展玩得知帝都風物之盛而一時朋遊存没離合之感實足繫停雲之思亦非徒作觴咏公案而已惟不以為斷簡宿逋大笑而置之為佳

簡辨上人

蒙承惠佳菜又於僧榻卧餐儼成有髮僧矣所和詩中間佳句層出但微有重複今用古人摘句例商確數處足成四章請重錄用圖書付來入卷庋此歸林下把玩

如揖清風也

慰余寅貢士簡

潞河舟次忽聞先公之喪爲之愕然朝廷柱石當得幾人僕輩歸休亦恃有善人在位得以藉庇爲林下幸民何天不弔而奪之速耶臨風揮涕不能已已粗帛一端少充几筵瓣香之敬舊詩一章不敢比于掛劒之義幸一閲而焚之用遂公之雅命云爾相見無期惟節哀襄事以副知舊之望

與河間太守謝公道顯書

昨在府中談及鄉賢祠事閣下欣然欲為之此誠一郡之幸舟中不揣盡解書裝緒閲考訂得河間鄉賢五人以功忠著稱于河間者十三人合於祭法所謂有功于民以死勤事及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因撮其大畧親書附上事果有成使先正得表章之美後學有觀感之益吏民長忠厚之風其為關繫甚大至於屬州屬縣鄉賢名宦在景州若董相仲舒在滄州若張文節公及本

朝王忠肅公之類尚多自當依例舉行各為其鄉之重
郡固不能無祀也祠立之後仍得宗伯丘公少宰楊公
一記庶幾百世之下知此邦盛舉自閣下始後來者宜
謹嗣之閣下雖不以此為名然所以繫甘棠之思者豈
有窮已哉旅次匆匆恐未能上副雅志更加詳訂可也

復族人祖瑛

承累寄書及孫良山先生詩一册附以吴綿歙𥫗俱收
訖愧無可答也亡弟之喪抱疾經時計一宗厚契必同

此感令堂孺人節槩之懿聞者凛然有司上聞行𡏖取
勘亦曽賛一辭盖方君付汪貢士轉託區區也因舍下
人還草草附此惟心照不具

篁墩文集卷五十三